

编者按:

从1937年10月3日,日军大举入侵山东,直到1945年12月17日,日军在济南正式签字投降,八年时间,日军铁蹄所至,生灵涂炭。淄博人民也参与到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忘记苦难过去就不会有光明的未来。9月3日是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日。本报今起刊登淄博部分抗战老兵专访,听他们讲述当年抗战经历。让我们铭记那段苦难历史,铭记先辈们奋勇牺牲的精神,更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和平,这样才能更有力量迎接未来。

八旬抗战老夫妻都是15岁参加八路军,喜欢看抗战影片

一个信念:打走鬼子才能回家

周村有一对八旬抗战老夫妇,两位老人都是1929年出生,15岁参加八路军。“当时就只有一个信念,打走鬼子才能回家。”田承宣老人说。如今老两口最期待看即将到来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

本报记者 李超

两人都当过 儿童团团长

田承宣老家是博兴田家村,他当过儿童团的团长,负责给八路军送信和联络工作,后来参加八路军,在部队指挥所做参谋助理。老人说当时和他一起参军的90%的人都牺牲了,自己能活下来实属幸运。

“当时村子被鬼子占领了,房子被扒了,无家可归加上对日本鬼子恨之入骨,所以去参军了。”田承宣说,当时村里和他差不多大的孩子都参军了,田承宣在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旅,在山东一带进行抗日活动。

张如坤和田承宣是一个县的,当时也参加了儿童团。“日本鬼子进村后,把我们家的房子扒了盖了炮台,一住就是好几年。”

加入八路军后,张如坤成为妇女民兵队长,负责后勤工作。

田承宣说,自己赶上了抗战的“末班车”,但是那个时候也是日本鬼子最疯狂和野蛮的时期。1945年,日军即将被击退了,他们开始施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

看到自己的同胞被杀害,田承宣说:“当时就一个信念,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念依然坚定。老兵的军礼虽已不再标准,但是胜利的信念依然坚定。
本报见习记者 李洋 摄

一晚七八趟过黄河,冒死运送伤员

田承宣在指挥部工作,避免了和敌人直接接触,但是受伤也不可避免,老人的肚子上至今还留着当时的刀伤。

田承宣回忆,当时有一场战役异常激烈,他负责运送伤员和物资,一晚上来回过七次黄河。当时敌人的照

明弹打在河面上,随时都有牺牲的危险。“那时候根本不知道死是咋回事,真正的是把生死置之度外。”他说。

伪装成村民儿媳躲过扫荡

张如坤对敌人的仇恨更深,她就是一个姑姑,姑姑只有一个女儿,日军进村,村民都跑了,姑姑家只有两个女人,没跑得了,结果姑姑的孩子被鬼子强奸,不久去世了,姑姑让张如坤替她报仇。

张如坤也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有一次鬼子进村扫荡,当时张如坤正在村里学习,结果被鬼子包围。她和两名战友就躲到一位老大娘家里,假装做人家的儿媳和儿子,假装在剥玉米粒。当时他

们把绳子和剪刀藏在玉米粒里,计划如果进来一两个鬼子,就动手干掉,结果鬼子进了院子后开始捉鸡,这时候独立营打过来了,枪声四起。鬼子听见枪声,马上跑了出去,这才躲过一劫。

80岁生日时 唱起八路军军歌

1945年,当得知日本投降,田承宣说,他高兴地直接蹦了起来。张如坤也十分激动,因为终于可以回家了。

1948年经老乡牵线,两个人相识,1949年俩人结婚,至今已经有60多年,老人有6个女儿,大都事业有成。

田承宣于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部队转业后到周村工作,1990年从淄博市铸钢厂厂长的岗位上退休。

抗战结束后,张如坤先是在济南学习,建国后是周村区第一届法院院长,后来在周村区妇幼保健院长、书记的位置上离休。

如今,老两口每天看看报纸,出去遛遛弯,还喜欢看抗战影片,对于今天的生活,他们很珍惜。

在田承宣80岁生日时,他唱了一首八路军军歌。“铁流两万五千里,直向着一个坚定的方向!苦斗十年锻炼成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至今田承宣还能记住歌词,而正如这首歌那样,鼓舞着中国人民浴血奋战,保卫家园。



田承宣与张如坤结婚时的照片。

被俘前枪丢井里,绝不给敌人

抗战老兵唐兆栋被迫在日本做两年劳工,归国后加入人民解放军

在沂源县芝芳村有一位老人,大概很少有人会想到,这位长寿且乐观温和的老人经历过日本侵略者的枪炮、刺刀、棍棒。这位老人叫唐兆栋,如今93岁高龄的他,历经沧桑的脸上还能看到往日的坚毅。

本报记者 刘光斌 通讯员 公为进 冯子学

“班里12个人最后只剩我一个”

故事要从唐兆栋19岁那年,也就是1941年秋说起。那天,国民党军队到沂源县芝芳村征兵,唐兆栋第二天便被军队带走,成为国民革命军第51军113师的一名机枪手。

1942年春节刚过,唐兆栋所在部队便开拔。正月十七,部队行至潍坊安丘一座山脚下遇到日军埋伏,部队紧急向山上撤退,企图占领制高点。就在撤退过程中,唐兆栋眼看着自己的班长、排长、连长以及众多战友纷纷中枪倒地,他一边哭一边端起机枪向日军扫射,待退至山顶附近时,他发现自己的战友已经战死了一半。

唐兆栋趁乱端着机关枪冲出包围来到山脚下的村子。当时他已经没了子弹,“不能把枪留给日本人,

让他们打我们中国人。”村边有一口井,他把机关枪和弹药袋丢进了井里。

随后他跑进村里,想要找地方躲避。可是搜查的日伪军赶来,抓住了还没有隐蔽好的唐兆栋。一名伪军问:“你的枪呢?”唐兆栋说:“在路上丢了!”后来唐兆栋回忆:“班里12个人最后只剩我一个”。

当天唐兆栋和其他被俘士兵关在一个村子里,第二天,敌人便用绳子将他们围起来,驱赶着步行往潍坊青州方向。十几天的徒步中,每天每四个人才能得到一块煎饼。日军还不让他们沿途喝水,有一次他们在路上发现一口井,几个胆大的冲出绳套,要用瓦罐提水喝,日本士兵一发现便当场将他们枪毙。



有时候,唐兆栋安静地坐在院子里,思绪又回到那个黑暗的年代。
本报记者 刘光斌 摄

冒着大雪修工事,稍有松懈就挨打

当年2月份,唐兆栋被推上了一列装着石灰的火车送到东北松花江边。“在随后的大半年里,我都要忍冻挨饿,冒着大雪,在冻土地修筑机枪掩体。日本监工的管理也很严酷,稍有松懈,就会棍棒伺候。”唐兆栋咬牙切齿地回忆说,对于企图逃跑的人,一旦被抓,便会被当众捆绑并用柴堆活活烧死。

掩体修筑结束后,唐兆栋和战友们被送到了东北千家寨老虎山煤矿。由于不堪忍受虐待和饥饿,当年农历11月份,唐兆栋便和

难友共8人趁着夜色逃到了奉天(即沈阳)。唐兆栋8人乘坐火车抵达张店,一下车,便被日军逮个正着。

随后,他又被送往济南一处集中营。回想起当时流行的瘟疫,他仍心有余悸:“还记得当时一个和我要好的14岁男孩,头一天还好好的,半夜出去解完手,到第二天就没再起来,脑袋一边被一只老鼠咬得稀烂。”在集中营的一个多月里,唐兆栋经常能看到日军拉着驴车来运尸体,他们的衣服被剥下来留给新来的人穿。

每天挖煤十几小时 饿得啃煤块

1943年春,唐兆栋被日军用火车运往青岛港,并坐上了去往日本的货轮。“去了日本还怎么回啊,这还有活路吗?”众人在颠簸的船舱里,每天都在诅咒,让船在半路上沉掉,不能再去日本受罪了。

在海上颠簸的日子里,最难以忍受的还有饥饿。“上船时,每个人就只发了三个饼子,后来再也没有发过。”唐兆栋回忆说,众人饿极了便拿轮船上的大蒜充饥。

不知过了几天,货轮在日本大阪停靠。唐兆栋等人随后被带往一处煤矿,每人发一只铁镐,一个簸箕,每天在井下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日本人提供的伙食仅仅是每天两碗稀薄的高粱粥。“实在饿得不行了,就在煤井下找煤块来啃,我的牙就是那时候啃坏的。”煤井不能充饥,只是为了让肚子里有东西。

唐兆栋在日本煤矿度过了两年多的黑暗时光。1945年8月份,日本战败投降,唐兆栋终于活着回国。当年10月份唐兆栋回到沂源老家与家人团聚。第二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来到芝芳村,并动员群众参加解放战争,唐兆栋主动报名。在随后的莱芜战役中,唐兆栋右腿被击伤,退下战场回到家中养伤。



唐兆栋两边的臼牙因早年啃煤充饥被磨坏。
本报记者 刘光斌 摄